

肖 复 兴 文 集

我的 音乐笔记

肖复兴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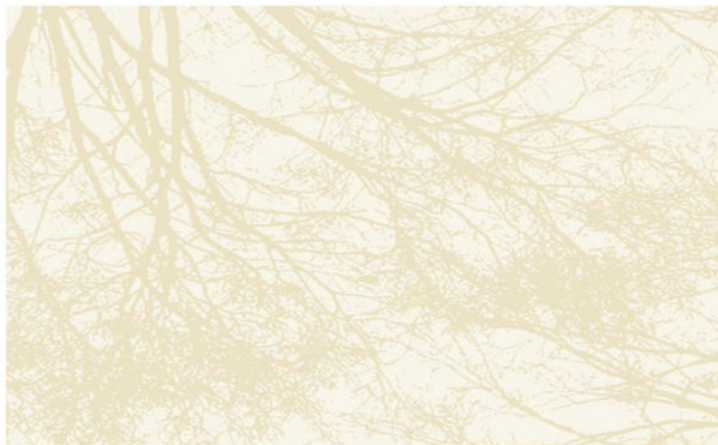
卷一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肖复兴，北京人，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曾到北大荒插队六年，当过大中小学教师十年。曾任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北京市写作学会会长、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著有各种书籍一百四十余部，曾获全国北京上海及冰心散文奖老舍散文奖等文学奖多种。



肖复兴文集 1

我的音乐笔记

肖复兴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总 序

肖复兴

文集编好之后，想起放翁的一句诗：四海交情残梦里，一生心事断编中。似乎有些吻合此境此情。

想我交情远不足四海之阔，心事也远没有那样跌宕起伏，但交情和心事毕竟还有，而且，多写进了文字当中。文集给了我回过头来看看自己走过的路的一个机会，即便走路的姿势不那么漂亮，脚印却或深或浅地印在路上，所谓雪泥鸿爪的意思吧。

我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是1963年的暑假过后。那时，我读高一。是北京市的一次少年作文比赛，叶圣陶老先生从中挑选出二十篇作文，逐字逐句修改，并在每篇作文后面写下评语，编成了一本书《我和姐姐争冠军》，我的文章《一幅画像》忝列其中。

我的文字第二次变成铅字，是在九年后的1972年。那时，我在北大荒一个生产队的猪号里喂猪。1971年的整个冬天，大雪封门时无处可去，又无事可干，趴在炖猪食的大锅旁，断断续续写了十篇散文。我想请别人看看我写得怎么样，想起了叶圣陶老先生。那时候，他已经被打倒，没敢



将稿子寄他，便寄给他的长子叶至善先生。没有想到，很快收到叶至善先生的回信，而且，像他的父亲一样，将我的十篇散文逐字逐句地进行了修改。1972年的春天，我从中挑了一篇《照相》，很快就发表在新复刊的《北方文学》上。

我实在是幸运的。在迈向文学这条虽不辉煌却迷人的路上，一开始便遇到了属于真正大作家的叶圣陶老先生和叶至善先生两代人。说四海交情，如果不是攀附的话，两位叶老先生，应该是最值得怀念的了。

如果从1963年算起，我的写作年头有52年；如果从1972年算起，我的写作时间有43年。不敢冒充说是一生心事，起码大半生的心事，像树的年轮一样，留存在我斑驳的文字中。

我喜欢放翁说的“心事”这个词。文字生涯，其实注重的就是心事，无论是自己的心事，还是别人的心事，都是心事。自己的心事，需要有勇气和细心去触摸；别人的心事，需要用敏感和善感去沟通。我想，古人所说的剑胆琴心，应该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吧。

因此，我不像有的作家把文学当成经天纬地之大事，总觉得那样会将文学慷慨而膨胀。文学没有那样的“高大上”。文学还是属于心事的范畴，而不属于政治经济乃至哲学范畴，尽管它可以有它们的因子在内。好的文学，从来都是从心灵走向心灵，曲径通幽，一路落满心事的残花落叶。布罗茨基讲：“归根结底，每个作家都追求同样的东西：重获过去，或阻止现在的流逝。”我以为，这个过去和现在，指的更多的是作家个体化的生命和生命中最重要的心事。在文学的创作中，这些最为细小甚至被别人忽略不计的心事，才具有了艺术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些残花落叶，才获得了艺术生命的气息。在大千世界的变化中和漫长历史的动荡中，唯



有心事最易于让人们彼此相通，从而相互感动或慰藉，从而重新面对自己和他人，乃至更为广阔的人生与世界。

所以，当我的文集编者敲定下出版意图之后，询问我对编选文集的想法时，我说，不要编的卷数太多，十卷已经足够。这样的想法，便是基于我对文学基本的认知。文学，即便不可或缺，但也没有那样的重要。况且，我自己所写的文字不少是垃圾，或幼稚浅薄，犯不上堆砌一起，滥竽充数。能够有十卷可编，有人可看，已是幸事。这些文字，不敢冒充什么花儿朵儿，不过是一些一闪而过的露珠和草萤，但露珠非珠，却也有一丝来自内心的湿润；草萤非火，却也有一星属于自己的光亮而已。

我要非常感谢文集的编者张福臣先生。几年前，他曾经对我说：我一定要编一套你的文集。那时候，我没有当回事，以为他只是出于友情说说而已，因为现在的文学并不那么景气，出一套文集，肯定是亏本的事情。没有想到，今年夏天刚刚到来的时候，他已经把出版文集的事情都料理妥当，说就等你编好文集交我来出了。我猜得到，运作这一切事情，他所付出的心血劳力，以及友情。

我还要感谢墨人图书公司的老总陈志刚先生，我和他素不相识，却得到他的青睐和鼎力相助，让我十分的感动。这或许正是文学能够给予我一点温暖和温馨的地方。

同时，我要感谢武汉大学出版社和这套文集的责编张璇女士，没有他们的支持，这套文集是出不成的。

这十卷文集，不包括小说、报告文学和理论集，只选取散文随笔部分。为了编选省事，我选择了十本散文集，除《父亲母亲》卷和《老院记事》卷，其余都曾经出版过单行本，只是进行了一些删削和补充。也



就是说，这十卷文集，其实只是选集。它们不是结束，只是又一个开始。我希望，能够如君特·格拉斯当年出版他的第一本书之后所说的那样：“从此以后，我就这样生活在一页又一页纸之间，生活在一本书又一本书之间。”我曾经说过：铅华落尽，年老之后，能够有自己喜欢的一束书可读，再能有自己写的一束书可编，实在是堪以自慰的乐事了。

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人，读到这套文集？我的心中充满好奇。如今的出版物实在是太多了，一套十卷本的文集，单摆浮搁在那里，厚厚的一摞，显得很有些成就感，也能够满足一下虚荣心。但在浩瀚的书海里，很容易瞬间就被淹没。心中暗想，不管是什么人，能够在偶然之间遇到并随手翻阅这套文集，都是一种邂逅。我相信，都会触动我们彼此的一点心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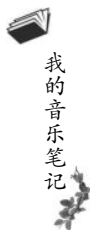
2015年7月盛夏于北京



目 录

卷 一

那一晚忽然洞开的窗子	/ 003
巴赫和亨德尔	/ 006
光就是从那儿来的	/ 012
关于莫扎特	/ 017
邀舞韦伯	/ 027
舒曼和舒伯特	/ 033
李斯特之死	/ 039
聆听肖邦	/ 045
土地和音乐	/ 062
瓦格纳的野心	/ 069
勃拉姆斯笔记	/ 080
现代音乐被谁唤醒	/ 090
听布鲁克纳	/ 098
马勒是我们一生的朋友	/ 103
我们为什么特别喜爱老柴	/ 110
西贝柳斯的声音	/ 118
格里格断章	/ 124
冬天和春天里的拉赫玛尼诺夫	/ 133
巴托克的启示	/ 138



艺术比死亡更有力量	/ 145
走近理查·施特劳斯	/ 152
月光下的勋伯格	/ 158
走近肖斯塔科维奇	/ 162
忧郁的戴留斯	/ 175
我听沃恩·威廉斯	/ 180

卷 二

大提琴 小提琴	/ 187
单簧管 双簧管	/ 193
钢琴 钢琴	/ 197
竖琴长吟	/ 201
音乐和爱情	/ 206
肖邦之夜	/ 212
在大剧院重逢马勒	/ 216
和祖宾·梅塔联欢	/ 219
黄昏的曼托瓦尼	/ 223
听恩雅	/ 230
最后的海菲兹	/ 234

卷 三

寻找贝多芬	/ 243
春天去看肖邦	/ 248



斯美塔那大街	/ 252
来自波希米亚森林	
——德沃夏克故居记	/ 257
维也纳随想曲	/ 271
到纽约找鲍伯·迪伦	/ 281
附 录	
音乐在时间中流淌	
——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 291



卷一

那一晚忽然洞开的窗子



我一直认为音乐和其他艺术形式不一样，音乐靠的更是一种心灵上的启示，冥冥中神的一种启示。当然，我指的是古典的音乐。古典 classic 一词，最早源于古罗马的拉丁语 classicus 的意思，就包含着和谐、高雅、典范、持久的意义。而能保证这些意义存在而不退色的，人为的力量是达不到的，只能求助于神。

音乐，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充满神秘感的。心灵和神，是音乐飞翔的两翼。

罗曼·罗兰说：“个人的感受，内心的体验，除了心灵和音乐之外再不需要什么。”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说：“音乐是心灵的算数练习，心灵在听音乐时计算着自己的不知。”我想说的都是这个道理，或是神作用于心灵，或是心灵参谒于神，真正美好的音乐才能诞生。而且，我坚信别的艺术可以后天培养，大器晚成；音乐只能从童年时起步，错过童年，音乐便不会再次降临驻足。因为只有童年的心灵最纯洁而未受到污染，便也最易于得到神的启示和帮助。成年人的心，已经板结成水泥地板，神的雨露便难以渗透进去。



童年的巴赫（J. Bach, 1685—1750），便曾经这样得到神的启示和帮助，否则他日后就不会成为那么伟大的音乐家，起码我是这样认为。

在音乐史上没有这样的记载，但在巴赫的传记中确有这样一段生动的描述。童年的巴赫，家境贫寒，但酷爱音乐。只要汉堡有音乐会，他必要参加，虽身无分文，步行也要去。那时，巴赫 15 岁，住在吕内堡他的大哥家里，吕内堡和汉堡隔着一条易北河，相距 30 公里。为听一场音乐会，他常常一个人过河，步行到汉堡，往返 60 公里，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实在是够累的了。

一次，在汉堡听完音乐会，他还想继续听明天下一场的音乐会，可是他没有一文钱，只好无奈地踏上归途，30 公里的路一下子变得漫长起来。走到半路，天就黑了下來，他又没钱住店，连饿带困，只好小猫一样蜷缩在一家旅店屋檐下的草地上，熬过这一个没有音乐的寂寞之夜。沉沉睡到夜半时分，一股扑鼻的香味萦绕身旁，竟撩拨得他突然醒来。就在他刚刚醒来的一刹那，头顶上的窗子“砰”的一声忽然打开，紧接着从窗口落下一包东西，正落在他的身旁。他打开包一看，是一个喷香的鲑鱼头，鱼头里还藏着一枚丹麦金币！

是谁赐予了他今晚的晚餐？又给予了他能够返回汉堡听音乐会的费用？

童年的巴赫感到莫名的兴奋，也感到格外的奇怪，他抬起头望望窗子，窗子已经关上了，只有头顶的夜空一天繁星怒放。他认为这肯定是上帝赐予他的恩惠，他立刻跪在草地上，对着漠漠的夜空，向上帝祷告膜拜。他相信万能的上帝一定就藏在闪烁的星光之中。

音乐史中并没有这样的记载，大概认为这只是传说而已，不足为凭。



但我却是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即使是传说，也表明巴赫和人们对于神灵与音乐相通的感情与向往。

我不知道那扇神秘的窗子里住的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要给巴赫以默默的帮助？巴赫那时还只是出师无名的孩子呀！莫非他或她或他们早已猜到巴赫将来的命运？那么为什么只给巴赫一个可怜的鲑鱼头？为什么不给巴赫更美好一点的晚餐？或者干脆把巴赫请进屋来，给他一盏更加温暖的灯火？……

我猜不出来。但我想如果那样的话，也就没有了神秘的感觉，可能也就没有了以后的巴赫。

对于孩子，对于艺术，是需要一些神秘的感觉的。过于实际和实在了，世俗的气味浓厚了，不仅会磨蚀掉孩子的想象力，更会锈蚀掉孩子天籁般的心灵。与世俗近了，与艺术就远了。

幸亏那扇窗子没有再打开。

那一晚，巴赫又返回汉堡，继续听他的音乐会。应该说在这之前，巴赫就已经迷恋上了音乐，但我以为就是从这一个夜晚开始，巴赫才真正走进了音乐。

再听巴赫的音乐，比如，短的《G弦上的咏叹调》、长的《马太受难曲》，我总能听到那种巴赫独特的庄严、典雅、深邃，巴赫自己的那种内省、含蓄、柔美。我总好像看到那一晚忽然洞开的窗子，和漫天的星光灿烂。

当然，还能依稀闻到那鲑鱼头的香味。

巴赫和亨德尔



我一直想将巴赫（J. Bach, 1685—1750）和亨德尔（G. Handel, 1685—1759）进行比较，这将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其实，在音乐史上，早就有人在进行着这样的比较，只不过更多的还是分别论述着他们各自的成就。论及 18 世纪的音乐，不能谈到他们两人，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双子星座。罗曼·罗兰说得好：“巴赫和亨德尔是两座高山，他们主宰，也终结了一个时代。”

最初引起我对他们兴趣的是，他们两人是同在一年出生，晚年又同样双目失明。巴赫结过两次婚，有过 20 个之多的孩子；亨德尔却终生未婚，甚至与一个女人也未有所染。巴赫只是中学毕业，亨德尔却是大学毕业。巴赫一辈子没出过国门，好像一个乡巴佬；亨德尔却一生在欧洲云一样漫游，最后客死在英国，俨然一个英国人。巴赫一直生活并不富裕，亨德尔却可以每年有丰厚的 200 金币收入。巴赫的死是很凄凉的，几乎无人过问；亨德尔的死却是英国政府出面，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从人物出发，他们有着太多的相似，又有着更多的不同。他们的相似和不同都是那样的赫然醒目，让人兴味盎然。



但我更关心的是他们的音乐。他们的音乐是那样的不同，正好呈现出那个时代两个最为辉煌的不同侧面。如果他们两人从人物到音乐都几乎是相同的，那该是多么的乏味！

从音乐的角度而言，巴赫是属于宗教的，亨德尔是属于世俗的。我想这和巴赫一生笃信宗教有关，而亨德尔只是在晚年双目失明之后快要离开人世的时候，才跪拜在汉诺威的圣乔治教堂前，想起了上帝。

但有意思的是，现在听巴赫的音乐，我常常听出的不是宗教的意味，而是世俗的温馨和快乐，比如，他的许多康塔塔，比如，他的D大调的弦乐曲。也许，是我对宗教根本不懂得，也缺乏巴赫那种对宗教的虔诚之心？

然而，现在听亨德尔的有些音乐，尤其是他的《弥赛亚》，特别是《弥赛亚》中的广板和“哈列路亚大合唱”，总能听到宗教的声音，看到那来自天国的神圣而皓洁的天光。也许，那只是我心中的宗教感觉，和18世纪完全无关。

巴赫的音乐是内省式的，它面对的是心灵，因此它的旋律总是微风细语般的沉思，是清澈的河滩上洁白的羊群在安详地散步。

亨德尔的音乐是外向型的，它面对的是世界，因此它的旋律总是跌宕起伏，是大海波涛中的船帆一闪一闪，挂满风暴带来的清冽水珠。

我想正是由于此，巴赫的音乐大多是器乐，他不想借助人声，只想运用音乐本身，相信音乐本身；亨德尔的音乐大多是歌剧和清唱剧，他淋漓尽致地发挥人声，相信人在音乐中的力量。

巴赫的音乐基本是为自己的、为教堂的唱诗班的、为一般平民的，格局一般不会大，是极其平易的，像是我们经常遇到的一片树下清凉的绿



荫，是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般的宁静致远；亨德尔的音乐是为宫廷的、为剧院的、为上流社会的，格局会恢弘华丽，像是他自己曾经谱写过的那节日里绚丽的焰火，是惊风芙蓉水，密雨辟荔墙式的天玄地黄。

同巴赫的清澈美好的音乐相比，他的生活和他的处世却大不相同。生活中的巴赫是谦卑的、世俗的、拮据的，为了生活和生存，他不止一次给达官贵人写信求救，他甚至专门为勃兰登堡的公爵献辞，并为公爵创作了《勃兰登堡协奏曲》。他的一生都只是卑贱的奴仆。

亨德尔也曾为讨好汉诺威亲王而专门为其谱写了《水上音乐》，但他大部分的生活却是鄙夷世俗的。他的清高孤傲，拒人于千里之外，尤其对那些上层人物傲慢的态度，在当时的英国是有名的，使得那些想以结交艺术家为附庸风雅的上流人士对他很是愤恨，以至类如元帅之流要拜见他不得不求助于他的学生。他对牛津大学授予他的博士称号视若粪土，根本不屑一顾。他在都柏林看到广告上写着他是亨德尔博士，大为光火，要求人立刻在节目单上改正为“亨德尔先生”。

在我想象中，生活中的巴赫一直躬着腰，而只有在音乐中才得以舒展腰身，而亨德尔却无论在生活还是音乐之中始终是昂着头。巴赫是天上的一簇星光，亨德尔则是电闪雷鸣。巴赫是河上游温顺的小羊，而亨德尔则是雄风正起的老狼。

巴赫和亨德尔的在音乐之中和在音乐之外，是这样的不同。我想这是和他们各自不同的命运和性格有关。巴赫虽然有其固执的一面，但总的来说，他是一个平和的人，易于满足，谦虚质朴。一想到自己要养活 20 个孩子这样庞大的家，他就什么脾气也没有了。亨德尔却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他独身一人，只在音乐中徜徉。他是一个有名的脾气暴躁的人，所